



黑石 等

# 風雪戲花叢

## 内 容 提 要

黑石是位著作甚丰的通俗小说作家。其中《烟花泪》《昏暗的桃花巷》等多部言情小说，深得广大读者偏爱。《风雪残花梦》是又一部刚刚脱稿的言情小说力作，是一部充满惊涛骇浪和痛苦挣扎的烟花女儿生活血泪史，读后令人垂泪。

小说的女主人公于雪莲，是个单纯、善良、倔强而又富于感情的农村少女。为了逃避家庭包办的婚姻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挣脱了封建的枷锁，只身逃入城市，在陌生的街道，在风雪奇寒即将夺去她生命之际，为了生存，她闯入“野鸡店”求救，却被卖掉遭奸污。生活的逼迫，人世间的不平，终于使于雪莲由良变娼，象一朵残花，浪迹在大街小巷，歌台舞榭拉客，过着花红酒绿的生活。当她百病缠身去续旧，却遭到了讥讽和暗害。灵与肉的破灭，生与死的纠缠，爱与恨的变奏，绝望中的于雪莲，终没有逃出魔掌，含恨而去。

这部小说，是以真人真事而写成的。充分揭示了旧中国三十年代娼妓的悲惨命运，故事真实生动，情节曲折奇巧，主人公个性突出，形象鲜明，栩栩如生。

## 目 录

### 风雪残花梦

- 一、风雪之夜，误入野店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- 二、受辱被奸，仓慌逃难……………（ 13 ）
- 三、农舍藏身，幻想情恋……………（ 21 ）
- 四、街头浪迹，被迫为娼……………（ 29 ）
- 五、感恩戴德，卖身相报……………（ 37 ）
- 六、登门续旧，脸变情反……………（ 45 ）
- 七、贫病交加，人狗同眠……………（ 53 ）
- 八、临终谢友，含恨黄泉……………（ 61 ）

兄妹奇侠..... ( 72 )

苍粉奇案.....(101)

爱恋的迷朦.....(118)

# 风雪残花梦

黑 石

## 一、风雪之夜，误入野店

腊月。东北。

严寒包裹着大地。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使温度计的水银柱一降再降，大风雪如疯似狂般掠过辽南的一座古城。风雪中，街道行人绝迹，家家户户的房门紧闭，防止风雪的袭入。积雪随着残暴的大风飘起来，然后又摔下去，飘起来，又摔下去。这样周而复始，使街道上的积雪渐渐地堆积成波浪形，如同天鹅绒般的巨毯。一刻不停息的风，一会儿，紧紧地贴着地面吹赶过去，卷起尘雾般的细雪，落在门窗上发出沙啦啦、沙啦啦的响声；一会儿，又跳上房檐屋脊、树梢、电杆顶，发出令人心寒的吼叫。

夜，比往日黑；天，比昔日寒。风雪奇寒中，于雪莲用围巾紧紧地包住头脸，脚踏积雪，沿着街，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走着。她不时用手擦去落在睫毛上的雪粒，左顾右盼地打

量着街道两旁的房子，见有灯光窗户就敲，遇有房门就问，请求借住一宿。可是，在这天寒地冻的夜晚，在这年关大节在即的时刻，又有谁肯让一个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呢！风仍在吼，雪仍在飘。风雪在于雪莲的四周发狂逞凶，妄想把她的体温一点点，一次次夺去，置她于死地。

于雪莲走路速度减慢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变弱了，很显然，如果她不能立即找个避寒取暖之地，今晚她将冻死在古城的街道上。也许于雪莲意识到这一点，一种求生的强烈欲望，支撑着于雪莲的身躯继续往前走，寻找着可以栖身的地方。当她看到街道的左侧有扇门，还亮着灯光时，她便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，既没有敲门，也没有喊叫，用尽全身力量，把门“呼隆”一声撞开。随着一股冷风的浸入，于雪莲满身是雪地闯进屋来，吓得屋里的人尖叫着急忙躲闪。

于雪莲站住脚，才细心地打量这屋子。

原来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放着一个四方桌，桌的四周坐着几个身着各式裘衣，打扮十分妖艳的女人，正陪着坐在正面椅子上的一个中年男人打麻将。此人姓刘，是这个小客店的店主。他梳着大背头，猪肚子脸上有一个蒜头鼻子和一对三角眼。他左眼大，右眼小，右眼的上眼皮上有块疤痕，所以人们送给他个恰如其分的外号叫“刘疤痕眼”。周围的女人，则是租住他客房的一群妓女，因今晚天气太坏无法到街上拉客，只好陪着“刘疤痕眼”打牌消磨时光。她们谁也没想到，大家正玩在兴头上，竟闯进来一个“雪人”，真令人扫兴。

刘疤痕眼把手中的麻将“啪”地一推，没好气地问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好象是个女的？”有人惊奇地喊着。

“你是男是女？”刘疤痢眼皱着眉头问。

“我，我是……”于雪莲被冻得上下牙床仍在打着架，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解开头上的围巾，去掉了围巾，才露出真面目。只见她中等个，圆圆脸，头发蓬乱，身体纤弱，面黄肌瘦。柳叶眉下，是一双充满血丝的大眼。一身短裤短袄补丁擦补丁，一双不知穿了几年的家做棉鞋，破得把帮当底穿了。看到于雪莲这身打扮，刘疤痢眼立刻发出逐客令：

“去去去，到别处要去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要饭……”

“你住店？”

“我没钱，不住店。”

“你既不要饭，又不住店，那进来干什么？”

“请你老行行好，”于雪莲乞求着，“让我在这火盆旁蹲一宿就行……”

于雪莲声音凄楚恳切，引起妓女们一片怜悯声。

一个披着大衣的妓女说：“刘经理，就收下她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刘疤痢眼一瞪眼，“我这是旅店，不是花子窝！”

一个穿着皮袄的中年妓女央求着说：“刘经理，怪可怜的，要是不叫她避风取暖，今晚会冻死的呀！”

“这我管不着！”

一个年轻俊俏的妓女生气了，上前拉住于雪莲的手，冲刘疤痢眼说：“刘经理，你不收她，我跟她一块走了，再也不住你这个不讲情面，没有心肝人的小破店了。”年轻的妓女说

完，拉起于雪莲就要往外走。

刘疤痢眼的小店，是专门靠这些俗称“野鸡”的妓女来住支撑着。刚才生气往外要走的妓女叫圆圆。她长得俊美，每晚都能从外面拉来嫖客过夜，使小店收入大增。一旦圆圆走了，小店的收入就会明显的减少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刘疤痢眼马上转怒为喜地叫着：

“圆圆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别走！”

“收留她不？”

“收。”

“要钱吗？”

“不要不要。”

“那好，”圆圆把于雪莲引到火盆边说，“先在这暖和一下。”

刘疤痢眼稳住圆圆后，冲着于雪莲问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子？”

“于雪莲。”于雪莲蹲在火盆旁，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噢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就是这身材……”刘疤痢眼用两只三角眼在于雪莲身上打量着，在他看来，让这样女子当“野鸡”去拉客，显然是不行的。拉不了客，在小店白吃白住是合不来的，怎么办呢？他翻着三角眼想着鬼主意。

圆圆听到刘疤痢眼自言自语的话，眉头一皱，马上说：“刘经理，你把我们姐妹坑得就够呛了，怎么又要打雪莲的坏生意？”



“没有啊，”刘疤痢眼争辩着，“圆圆，你净瞎说。”

“哼！”圆圆瞪了刘疤痢眼一眼，然后倒了一杯热茶给于雪莲，关心地问：“妹妹，你这是从哪来，到哪去？”

“我……”于雪莲抬头接过热茶，欲言又止。

“家住哪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进城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告诉我你家地址，我明天叫辆车把你送回去。”

“不不。”于雪莲慌乱起来，她脱口而出，“我死也不回去！”

“我看哪，”刘疤痢眼一直听着圆圆和于雪莲的对话，看到于雪莲吞吞吐吐的样子，他心里已明白了，“圆圆，别问啦，她十有八九是从家逃出来的。”

于雪莲听到刘疤痢眼一说，心里顿时紧张起来。她，正象刘疤痢眼猜的那样，是为了逃避家庭包办的婚姻而从农村逃到城市来的。为不露真情，马上编个瞎话，说：

“刘经理，我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是进城来找活干的，不是逃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刘疤痢眼是久经事故的人，他哪肯相信于雪莲的话呢，他明明知道她在说谎，但并没有去揭她的短，因为他记起“长乐”浴池的伍掌柜因年关洗澡人多忙不过来，正托他给找个烧火的小伙计。这于雪莲瘦得皮包骨，既不能去拉客，何不顺水推舟给伍掌柜介绍过去，而且还能从中捞

一笔钱呢。想到这，他一反常态地说：

“于雪莲，我这个人菩萨心肠，给你找个地方干活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于雪莲马上应着。

“只是没工钱。”

“只要能吃饱饭，不给工钱也干。”

“那好。”刘疤痢眼站起身子说，“咱们马上就去！”

于雪莲想不到，真想不到闯进这家小店竟遇上了好人。她向圆圆深深地鞠了一躬后，转身跟刘疤痢眼走了出去。

屋外，狂风停了，雪却没住。漫天大雪撕棉扯絮般地落着，古老的城市，被笼罩在鹅毛般的白雪编织的纱幕里。

街道上仍无行人，只有觅食的野狗，偶而出没在街头巷尾，不时发出几声狂吠。刘疤痢眼头戴毡帽头，两只耳朵戴着兔皮耳套，身披羊皮袄走在前，于雪莲仗着刚刚在屋里获得的一点热乎劲，跟在后面。

两个人，一前一后走着。

两个人，谁也没说话，个人想着个人的心事。

刘疤痢眼低着钱罐子似的脑袋，心里不停地盘算着。他觉得今年将走红运，马上过年啦，一个大活人却主动送上门来。若是把这个人卖给伍掌柜，不管得多少钱，不都是白捡的吗！当然，也要讨价还价，卖得越高越好……

于雪莲望着刘疤痢眼的背影也在想着心事。自从逃婚离家后，兜里仅有的几个铜板都已花完，一整天没吃上饭，再加上这风雪之夜，如果不能立即找个工作安身立命，就是在小店住一宿躲过风雪，第二天又到哪去，又到哪去弄吃食呢！她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也伸不出手去沿街乞讨。如今有人冒雪去帮

找工作，从内心里是十分感激的。她一步不拉地跟在刘疤痢眼身后走着。至于去的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她连一点也没去想。刘疤痢眼是好心还是歹意，她就更顾不上去琢磨啦。

于雪莲跟着刘疤痢眼走出街口，向西一拐，便由大街进入一小胡同。小胡同的两侧的房屋，有许多窗户射出明亮的灯光，但都不及在小街中部一盏高悬着的红灯引人注目。它仿佛是这银白世界中一颗闪光的宝珠，四射的红光，染红了片片白雪，它又象座灯塔，给迷航的船只指明了航行的方向。于雪莲这位逃婚的少女，在这风雪之夜，在这陌生的城市，在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身后，看到这盏高悬在风雪中的红灯，使她惊恐绝望的心为之一震。她脱口而出：

“红灯！”

“对。”刘疤痢眼转过头说，“我就送你到挂红灯的地方去干活。”

于雪莲没有回答，她不知道这叫什么街，更不知道高悬红灯的地方是干什么的。她怀着对生活的希冀，作着未来的美梦，跟着刘疤痢眼向挂红灯的地方急促地走去。走着走着，于雪莲怔住了，她看到高悬在半空的红灯不知为什么开始徐徐地下落，她惊呼起来：

“刘经理，你看红灯掉下来啦！”

刘疤痢眼没有搭理于雪莲，他继续往前走着。

红灯落地，人也走到了跟前。于雪莲这时才看清楚，原来红灯被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老人，用手倒着绳子，把红灯从一根高杆上放了下来。她不明白，这又是干什么，只听见刘疤痢眼问：

“老王头，落幌啦？”

“对，”老王头眯起眼一看，“这不是刘经理吗？”

“伍掌柜在吗？”

“在，”老王头躬着累弯的腰说，“正在拢帐呢。刘经理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噢。”刘疤痢眼向身后一咧嘴说，“他托我雇的帮忙的小伙计来啦。”

“哎哟，那敢情好。”老王头喜出望外，他提着红色的纱灯跟在后面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唠叨着，“这快过年了，洗澡的人贼多，我白天烧火热水，夜晚又要打更，还要做三顿饭，累得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子啦，来了个帮手……”

还没等他唠叨完，刘疤痢眼领着于雪莲已开门走进屋里。

屋里，与屋外简直是两个世界。屋当中，放着一个大火炉，厚厚的铁皮炉壁已烧得发红，一股强烈的热流，使从风雪中走进屋的人，立刻感到温暖如春。屋里的正当中，靠墙摆着一个柜子，柜子前面是一张长条几，几上放着笔墨砚台和一摞帐簿，一个秃头顶，穿着对襟狐皮小皮袄的人，正用手拨啦算盘，“噼哩巴拉”地算着帐，对刚从门外进来的人，连抬头看一眼都没有。他，就是这座“长乐”浴池的东家伍权甫，人们通常尊称他为伍掌柜。

刘疤痢眼搓着两手，走前一步说：“伍掌柜，看样子今天生意不错哟？”

“凑合，凑合。”伍权甫仍没抬头问，“这么晚了，刘经理有何贵干？”

论资产，讲社交，刘疤痢眼都不及伍权甫，因此，伍权甫从没把刘疤痢眼那个小破店放在眼里，所以，对刘疤痢眼

本人，~~正想~~总几分。刘疤痢眼由于自己地位低下，也从不计较这些，他讨好地说：

“伍掌柜，你吩咐我找的伙计来啦。”

“噢！”伍权甫停止了算帐，抬起头问：“在哪？”

“在这！”刘疤痢眼向站在火炉旁取暖的于雪莲一指说。

伍权甫顺着刘疤痢眼的手指望去，才发现火炉旁站着个人。看到于雪莲一身穷困像，不觉双眉皱起来。

这时，于雪莲也举目打量着坐在条几后面的伍权甫。只见他光秃的头顶，在电灯光下闪着亮，淡眉、肿眼泡、金鱼眼，突出的两个颧骨中间，却长着一个塌鼻子，两只朝天翻着的黑鼻孔，还长出几根长长的黑毛。一双厚厚的嘴唇包不住嘴里镶着的两颗金牙。于雪莲看到伍权甫这副长相，再见到他拧着眉头，不觉心里一怔，觉得眼前这个伍掌柜可能不收留她。果然，伍权甫操着破罗似的嗓子说：

“刘经理，我雇的是干活的，不是要饭的叫花子！”

“伍掌柜……”

“快领走！”

“伍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！”

两人说僵了。

于雪莲见伍权甫不肯雇用，想到在这年关在即，大雪飘飞的晚上，又上哪落脚呢。一种求生的欲望，使她“扑冬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向伍权甫哀求着：

“掌柜的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收下我吧！”

伍权甫听到微弱而尖细的乞求声，睁大眼睛，不觉脱

曰而出：“怎么，是女的？”

刘疤痢眼赶忙说：“是，是女的。”

“简直是开玩笑。”伍权甫用手挠着秃头讥讽着说，“刘经理，我这浴池都是重活，不需要女的，女的对你不是更有用，是摇钱树吗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刘疤痢眼被讥讽得搭不上话，站在那苦笑着，“伍掌柜怎么竟拿人开心。”

一直站在门口的老王头听到这里，心里一怔，他望着跪在地上的于雪莲不免发了恻隐之心。万一这女孩子落到刘疤痢眼的黑店里，就意味着陷入摩掌，又一个良家女子将成为卖淫的娼妓。想到这，老王头抢前一步说：

“伍掌柜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管他是男是女，能帮我干点活就行，再不雇人，我就不干啦！”

“这……”年关大节，正是洗澡堂大忙的时候。这个“长乐”浴池，伍权甫只管帐，应酬客人，浇水做饭、打更落幌，一切杂事都得靠这个老王头来干，要是老王头一走，指望他那多病的老婆来干，简直是不可能的。老王头带有威胁的话，在伍权甫的脑子里起了作用。他用手搔着秃头顶，沉思着。

刘疤痢眼看到伍权甫犹豫不决的样子，马上凑上前去，贴着伍权甫的耳朵说：“伍掌柜，只要你给我点跑腿钱，这闺女我白送！”

“噢！”伍权甫凝视着刘疤痢眼问，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”刘疤痢眼笑着伸出两个指头，“这个数！”

“哼！”伍权甫一撇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币丢给刘疤痢眼，“拿去！”

刘疤痢眼抬起一看，忙说：“怎么，只给一百？”

“赚少吗？”伍权甫又挖苦着，“刘经理，你这是无本的生意，给一百元，我看就够多啦！”

“嘻嘻，”刘疤痢眼不愿叫伍权甫揭他的短，笑着把钱揣起来走了。

伍权甫把花一百元买下的于雪莲交给了老王头，自己又忙乎结帐了。

老王头是位六十开外的独身老人。他善良忠厚，领着于雪莲离开帐房，通过堂屋，向后屋走去时，在过道迎面碰上了内掌柜，人们从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子，只知道叫伍陈氏。此人，骨瘦如柴，百病缠身，终年离不了药，外号叫“药罐子”。别看她身体多病，对伍权甫却管得很严，看得很紧，生怕与别的女人勾搭上抛弃了她。“药罐子”见老王头领人走来，拦住问：

“老王头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刘经理介绍来帮忙的伙计。”

“是刘疤痢眼介绍来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一提到刘疤痢眼，“药罐子”立即把来人与妓女联系起来，她打量一眼于雪莲，象被蝎子蜇了一样，马上惊呼起来：

“是女的？”

“是。”老王头说，“现下用人，也顾不得是男是女啦。”

“不行，”“药罐子”火了，“马上给我退啦！”

“内掌柜，”老王头为难了，“这是伍掌柜雇的，我可

作不了主。”

“哼！”“药罐子”一怒之下，丢下老王头和于雪莲找伍叔甫算帐去啦。

老王头把“药罐子”顶走后，便把于雪莲领到后屋的一个小厦子。这个小厦子，有门无窗，不足十平方米的地面，堆放着木材拌子和引火用的乱草，一只即将临产的板兔狗正卧在乱草堆里，小厦子的里面，是一个灶坑，从灶口往里看，尚未燃尽的木柴仍在噼叭地燃着，熊熊的火焰从灶口不断窜出，使小厦子忽明忽暗。老王头回身对于雪莲歉意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若是男的，可以和我挤在门房的半铺炕上。你是女的，只好在这委屈住啦。不过，总比落到刘疤痢手里强！”

于雪莲绝路逢生已感到很不错了，哪还敢计较住处呢。再说，她也并没弄清刘疤痢眼小店的内幕，所以对老王头说的话也没往别处想，她点点头问：“大爷，有住处就行，我该干啥活？”

“烧火，”老王头嘱托着，“不要叫这火灭了，灭了，明天浴池里的水就不热了。”

“大爷，我记住了。”

老王头看到于雪莲没有被褥，他“唉”了一声，把身上的光板皮袄脱下，递给予雪莲说：“孩子，给你！”

“不，不用。”于雪莲推脱着，“大爷，天冷你留着穿吧。”

“让你留，你就留下吧。”老王头愠怒着说，“万一这火灭了，大雪天还不把你冻死！”说完，老王头丢下皮袄走了。



于雪莲披上光板皮袄坐在乱草堆上，随手拿起一截木材拌子添入对面的灶膛里，木材立刻噼叭地燃烧起来。那跳动的火焰光亮，照着于雪莲消瘦的脸膛，那散发出的热量，驱散了寒冷，给她以生的希望。她望着火膛里的熊熊烈火，下决心在这好好地干一场，要叫伍掌柜满意，要叫王大爷放心。只要能逃避那桩不称意的婚姻，她在这什么活都可以干，什么苦都能吃！于雪莲想着想着，紧挨着板凳狗躺下，身上盖着羊皮袄很快地进入了梦乡。

于雪莲很快做起梦来，她做的是美梦，还是恶梦，无人知道，还是让她以后真实的生活来圆她这个梦吧！

## 二、受辱被奸，仓慌逃难

冬去春来，一晃于雪莲已在伍掌柜家干了四个月的活啦。四个月于雪莲一直住在小厦子里。活虽然很重很累，但稳定的生活不仅使于雪莲恢复了健康，还显露出了她那少女的美。她乌发垂肩，柳叶眉细而弯，圆圆的脸蛋犹如粉桃，红润的双唇一启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，身子纤细而均匀，每当从人前一过，就会惹得来洗澡的顾客驻足观望，惹得伍掌柜邪念顿生，惹得“药罐子”醋劲满身。

一天，于雪莲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升起，金色的阳光透过门缝洒进屋里，给屋里带来生机。她从柴草堆中翻身坐起，拿掉盖在身上的光板皮袄，吱扭一声开了门，走出小厦子。屋外，已并非于雪莲来时的那个冰雪天地。此时，春天已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人间。庭院里已是柳绿花红，暖融融的阳光抚摸着大地，也抚摸着于雪莲。她站在阳光下，望着初